

诗词中的宁夏(之六十一)

横城与横城古渡

张 嵩

横城,又名横城堡,位于今灵武市北35公里处,距银川市10余公里。这里原是明代驻军的一处城堡(兵营)。
《万历朔方新志》记载:“横城,城周回一里。正德间,总制杨一清筑。置操守,继设守备。(万历)二十七年(1548年),巡抚杨时宁甃以砖石。”横城不大,只有“周回”一里,是明正德二年(1507年)由时任右都御史兼陕西三边总制杨一清负责修筑的,后来担任宁夏巡抚的杨时宁负责在土城墙上包裹砖石。清乾隆三年(1738年)遭到地震破坏,城墙毁损,后重修。现今城墙上的砖早已拆除,其余保护尚完好。2013年,国务院公布横城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横城是长城宁夏段的一个重要关卡,明清两代都曾在此驻军,在历史上军事地位一度十分重要。明后期,边患严重,嘉靖九年(1530年),任宁夏河西道金事的南直隶桐城(今安徽省桐城县)人,也是诗人齐之鸾主持整修了宁夏河东山防工程——东边墙“深沟高垒”,期间多往来于横城。他写有一首《登横城北眺杨遂庵所筑边墙》的七言律诗:

新墉山立界华夷,元老忠谋世莫知。
流俗眩真人异见,宏规罢役岁兴师。
万夫版筑犹公帑,千里生灵借寇资。
试问迩来胡出没,何缘不自横城寤?

这首诗选自《嘉靖宁夏新志》,《万历朔方新志》《乾隆银川小志》亦收录此诗。作者登上横城城堡向北眺望,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段新修的长城(明称之为边墙),目睹此景,作者感慨万千,即以诗委婉地表达自己对此段修筑不过二

十来年边墙的一些看法,有褒有贬,褒的是边墙屹立,胡马不敢来窥,对边疆稳定起到一定作用;贬的是劳民伤财,动用八府各卫丁夫九万人修筑边墙,有怨声。杨遂庵,即时任陕西三边总制的杨一清,正是在这次修筑边墙的过程中遭到把持朝纲的宦官刘瑾诬陷,被下狱,边墙仅完成不足四十里就停了下来。齐之鸾多年在边地任职,主张修墙保民,办了一些实事,但似乎并不赞同杨一清大规模征役修筑边墙。诗表述的比较隐晦,杨一清毕竟是三任陕西三边总制的一代名臣,对国家安全是作出贡献的。

在齐之鸾之后又过了四十三年,即万历元年(1573年)四月,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人罗凤翔由大理寺左少卿升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巡抚宁夏。他在横城巡视期间写下了一首《横城石马头》的诗:

长城迤迤到河墙,玉塞艰危此地偏。
白浪经徐惟半址,胡骑突越若平川。
于今甃石连云起,喜见雄关似铁坚。
黠虏知友游猎念,将军还急慎烽烟。

这首诗选自《万历朔方新志》,《乾隆银川小志》亦收录此诗。横城不仅是长城关卡、军事要地,在城西三里,还有一处黄河渡口,即横城渡口。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輿记要》卷六十二“陕西十一”记载:“横城堡在清水营西北八十里黄河东岸。《輿程志》:繇清水营而西北四十里,为红山堡。又四十里为横城堡。堡西三里,即黄河渡。渡河处有关,亦曰镇远关。又西北四十里,即宁夏镇也。”横城渡口历史悠久,早在西

夏时期就是重要的水上交通要道。元朝建立后,横城成了元朝在宁夏水上驿站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中兴水站。到明代,渡口更加繁忙,专门设有管理渡口的官员和保卫渡口的士兵。由于渡口四周景色优美,相互交错,既有绿色的田野,又有滔滔的黄河,还有蜿蜒曲折的边墙(长城)由此穿过,加之横城之北有个地名叫黄沙嘴,所以明代把横城渡口又称为“黄沙古渡”,被列为明朝时期的宁夏八景之一,明庆王朱旂就写有一首《黄沙古渡》的诗。罗凤翔的这首“石马头”诗既有怀古的成分,更多的则是通过眼前景色的描写,融入了抗击敌寇、报效国家的坚强意志。借景抒情,抒发襟怀,有积极的意义。

在明代还有一位叫王恕的诗人写有一首古风体的诗《和蓉裳九日横城登高放歌》,全诗载于《嘉庆灵州志迹》卷四“艺文志”,诗长52句,既有对风光景色的描写,又有对风俗民情的叙述,既有对抗击“虏寇”的自信,又有对朋友的期许,语言激荡,气势比较豪迈。

值得一提的是,到了清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康熙皇帝御驾亲征蒙古贵族噶尔丹叛乱,于当年三月二十日由陕西西安进入宁夏境内,驻鲜花马池,二十一日到安定堡(今盐池王乐井乡),二十二日到兴武营(今盐池高沙窝乡境内),二十三日到清水堡(今灵武市东北),二十四日由清水堡到横城堡,当天就住宿在这里。二十五日,康熙在横城渡口举行了隆重的祭祀黄河仪式。由于横城渡口在当时是重要的码头,是

连接内蒙古、陕北、宁夏物资水路运输的重要集散地。康熙驾临横城,面对奔腾的黄河及黄河两岸亟待浇灌的农田,思绪万千,写下了一首《横城堡渡黄河》的诗,表达了他的心情:

历尽边山再渡河,沙平岸阔水无波。
汤汤南去劳疏筑,惟此分渠利赖多。

这首诗出自《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四十八。从诗中可以看出,康熙在横城“亲巡山野,视渠流灌溉”,明确指出“朔方资大河之灌注,疏渠灌田”的重要性,要求宁夏官员将“疏通河渠”作为引黄灌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遵从康熙的命令,之后宁夏官员督率民众,清淤疏滞,拓宽渠道,修复暗洞,对古老灌区进行全面疏浚整饬,终使塞上江南的美景再一次展现。渡过横城后,康熙沿明长城边墙内侧西行,于三月二十六日抵达宁夏府城。康熙“驻蹕宁夏凡二十日”,期间他写下了《自宁夏出塞抵湖滩河朔作》《望贺兰山》《凯旋言怀》《中卫酒》等诗。康熙一生诗作远不及其子乾隆的多,能为宁夏留下数首,还是很难得的。它记载了一段纷繁复杂的历史,也道出了皇帝眼中当时宁夏的情景,足以让后来的人们感受到宁夏这一块热土在明清时期人文历史的厚重。

横城和它古老的渡口在沉寂了许多年之后,已经在新的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如今已成为集历史地理文化、黄河湿地公园、观光旅游娱乐于一体的大型景点,也是外界真实了解宁夏古代政治军事、历史文化、社会民情以及水上交通的一个重要窗口。



海南省五指山市畅好乡的居民展示黎族传统服饰。
近日,海南省五指山市民族时装“村秀”系列文化活动开幕。乡镇居民身着黎族、苗族传统和创新设计服饰,向人们展示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
新华社发

一张纸的故事
走进木版年画

一张纸、一块板儿,数种颜料与一位匠人,几种要素融合,一张精美的木版年画就诞生了。日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23年暑期非物质文化遗产考察队走进河南省周口市关帝庙,对设在这里的周家口木版年画工作坊进行实地考察,透过一张薄薄的纸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穿越时空的生命力。

在这座狭小的工作坊里,木版年画传承人夏明月为实践队队员们详细介绍了木版年画的历史概况,以及不同类别与派系年画的特点。说到兴处,夏明月拿起木板,想要为实践队员们展示一张年画的制作过程:他先用棕丝制成的刷子蘸颜料,均匀涂抹在刻好的木板上,然后将纸张朝下贴在木板上,用拓包横向、纵向延压,使木板上的颜料均匀的附着在纸面上,最后把纸从木板上轻轻撕下,原本只有线条的纸就染上了颜色。

这时,夏明月提议大家可以上手一试,实践队员便小心地接过这张等待染色的纸,在夏明月的指导下一步一步地进行上墨、按压、拓印等流程,不一会儿,这张年画便完成了第一次的染色。在这一按一压之间,古老的文化得到了传递,年画的故事也有了更多的听众。 (据光明网)



中外大学生身着汉代服饰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日前,“丝路起点 文明根脉”2023西安丝路留学生交流活动在西安启动,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百名中外大学生着汉服、行汉礼,通过沉浸式体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后续交流活动还将通过专题讲座、实地走访、体验学习、主题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让中外学子深入了解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化。
新华社发

数字出版作品《探秘丹青》带读者入画《千里江山图》

入青绿山水,览锦绣山河,如临其境体验王希孟画笔下的宋朝气韵——借助数字科技手段,观众将能“走进”《千里江山图》,这是故宫出版社推出的数字出版作品《探秘丹青》,也是以数字科技手段解读文物藏品的创新尝试。

《探秘丹青》系列数字出版作品首季包含《绘境》《竞技》《闲趣》《入宴》《仙游》五部作品,分别对应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五幅传世名作:《千里江山图》《朱瞻基行乐

图》《雍正十二月景行乐图》《韩熙载夜宴图》《玉洞仙源图》,其中首部《绘境》将于近期上线。

首发《绘境》是以宋代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为内容,不同以往业内推出的以观览为主的《千里江山图》数字内容,此次经过制作团队历时一年时间的仔细打磨,上万件3D模型的精心制作,再现了这幅著名绘画中的宋朝气象。读者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走进”《千里江山图》,逼真的场景还原让本是平面的青绿山水呼之欲

出,各式建筑得到了精准表现,连人物都是栩栩如生。

9月18日,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探秘丹青》进入发行阶段后,其观赏“钥匙”数字通行证可在官方微信平台“故宫出版探秘丹青”公众号中或指定渠道购买获得。为体现首部数字出版作品的部分公益属性,主办方专门预留出100万张《探秘丹青》数字通行证向社会免费抽取投送,获得者届时可在线上免费观看故宫出版《探秘丹青》的首部数字艺术

内容。

2023年是故宫出版社建社40周年,故宫出版社社长章宏伟表达了对《探秘丹青》项目的期待,“今天故宫出版社对数字出版的尝试,与故宫博物院长期以来将数字技术运用于文物保护的不断尝试息息相关。希望《探秘丹青》这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向多彩数字出版世界的大门,让我们徜徉其中,享受其中,回味无穷。”

(据中国新闻网)

三星堆为何至今 尚未发现文字?

考古文博专家有这些推测

精美繁复又独特创新
三星堆纹饰值得专题研究

在三星堆博物馆中凝视这些文物,就不难发现,古老的三星堆人通过多变的线条制造出表现丰富的纹饰,这些纹饰不仅代表了当时精湛的雕刻技艺,也充分体现了先民的精神风貌。

“目前,三星堆新出土的文物已经进入整理、修复、研究的阶段。纹饰部分,可能会在下一阶段作为专题研究来展开。”雷雨说,虽然目前三星堆遗址的研究,主要从坑的角度展开叙事。但三星堆特色的纹饰反映了怎样的情况或问题,未来都可以展开专题研究。

冉宏林补充道,目前对于三星堆出土器物上的纹饰初步的分类和定名,主要是从直观看到的形象来区分,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大类,就是几何形的纹饰,譬如直线的、圆形的,还有菱形的、正方形的纹饰,

包括云雷纹,这都可以归入几何形纹饰。第二大类,则是仿照动物或植物形象的纹饰,在容器上比较常见的兽面纹,还有龙纹、鸟纹等。而第三类,感觉像是复合型的纹饰。”冉宏林举例道,譬如三星堆出土文物中被称为“火纹”的纹饰,是一个圆形的纹饰里边,有几圈逆时针或者顺时针旋转的纹饰。“此外,第四类就是有表意功能的纹饰,由几种纹饰组合在一起,可能就代表了一定的含义。”

而在霍巍看来,三星堆出土器物上的纹饰,大致可以从功能性上分为两个种类。一种是具有特定含义的纹饰,譬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件祭山玉璋,就描绘了祭祀山川的情景;而另一种则是装饰类的纹饰,如青铜礼器中云雷纹、夔纹、陶器上的几何形纹饰等,让器物更显华丽。

复杂纹饰组成的“暗码”或是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

一定的含义。

“这组图案实际上有几种元素,其中有鸟、有鱼、有箭,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关系。我特别注意到,这个箭是从鸟的身边掠过,箭头已经射入了鱼的身体里面。我个人认为,鱼和鸟很可能代表了两个族群,这是他们之间关系的一个暗喻,喻示着鸟这个族群可能是战胜者。”霍巍补充,金杖上面的这

组图案,也与在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上发现的构图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我把它叫做‘暗码’,其具有非常强烈的喻事性,暗指某个历史事件,是一种特殊的话语体系表达。这种‘暗码’不仅三星堆人能够明白,而且金沙人也知晓含义。这是在没有发现文字的情况下,当时传递信息的一种重要方式。”霍巍说。



三星堆出土的祭山图玉边璋。

采访中,雷雨、冉宏林和霍巍三人都约而同地提到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明星文物”——金杖,该文物上平雕着46厘米长的三组图案,分别是头戴五齿高冠人头像,鸟和鱼,以及似箭翎的图案。

雷雨说,在祭山牙璋、金杖等三星堆文物上出现的相对复杂的刻画内容,他更偏向于将其称之为图案。而这种复合的纹饰图案,极可能代表了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

能否从纹饰中寻迹文字?
现有纹饰符号不足以称为文字

这些国宝重器上蕴含的精美繁复的纹饰,暗藏着一定含义的图案,也让人好奇其是否承载着文字的表达功能。然而学者研究发现,三星堆尚未发现文字,包括铜扭头跪坐人像上的纹饰,这些现有的纹饰、符号不足以称为文字。

采访中,三位专家学者也从文字的定义上,解答了为何三星堆出土的纹饰和符号不足以称之为文字的原因。

霍巍解释,定性为文字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其不仅是一个单字,字要能够连成词,词要能够连成句,句能够连成文,这才是文字。“就我本人来看,迄今为止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所有的纹饰,不管是青铜器,还是金器、陶器、玉器,抑或象牙的表面,都还是只有纹饰或者符号,没有文字的发现。”

同时,雷雨说到了三星堆出土的陶器上,有着一些外界怀疑是文字的符号,这些符号只有在三星堆中才能看见,其中还包括“臣”字眼的纹饰。但可惜这样的符号太少,没有办法把它们连起来解读成几个字或者一段话。

冉宏林也表示,在三星堆出土的陶器中,的确见到了很多单独分布的,不是作为一股纹饰存在的符号。但这些符号多为一器一符号,并且没有重复出现过。“我们基本上认定它只是作为当时记录的符号,不具有明显的语言记录方面的功能,还不太能归入到文字当中。”

(据《华西都市报》)